



通

光辛巳春余得小讀書堆本因仍向 并經樓  
借以宋本鈔補八至十三卷中有脫葉在卷十第  
十一葉第十二葉其卷十三之第十一葉原錯簡在  
卷第十第十十一葉 之部次 特為更正第十一卷亦失兩葉  
無可補矣向日 郡中將以有二部皆成淳本已  
轉徙他所莫由蹤跡也 重易後六月復見心  
翁識

通

通

通

說苑卷第十三

通

通

通

通

鴻嘉元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安光祿矣臣劉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說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  
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  
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  
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  
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  
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

道

道光辛巳春余得小讀書增本因仍向 拜經樓  
借以宋本鈔補八至十三卷中有脫葉在卷十第  
十一葉第十二葉其卷十三之第十一葉原錯簡在  
卷第十第十十一葉  
無可補矣向日 部中將以有二部皆成淳幸已  
轉徙他所幸白泥也 重陽後六日復見心  
翁識

印

印

印

說苑卷第十三

印

印

印

印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安光祿大夫臣劄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說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  
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  
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  
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  
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  
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

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  
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  
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隼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隼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隼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燬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綴經之色敦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敦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

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

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澆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寵生龜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亦羨利而借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且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與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矣八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  
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  
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蔡之爲言索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  
而亡其牲則餘之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  
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  
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  
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

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  
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  
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  
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  
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  
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  
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刀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刀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殺堅牙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二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慶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

尚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

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

曰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民

以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

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

此明

田子頽自大街

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文問其子

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

於外子頽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  
弘曰晉人已勝知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  
事乎梁公曰不患吾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少若何不聽明年闔盧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覘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

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竭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  
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  
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  
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  
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

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  
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  
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  
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書者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墀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曰曲其竈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嚟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  
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  
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墀者向使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  
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墀  
之策而使君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  
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  
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  
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  
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  
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  
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  
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  
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  
謂也

中行文子出仕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  
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  
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  
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不殺之仲左  
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生義以亡其國然後得  
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由若此

衛靈公檐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殺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也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

五仞之臺臺成而賜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符之臺  
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幾於相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火親  
戚之國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以有臺榭陂池為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  
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  
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  
取東國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

大臣必多如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  
氏而將殺委子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為令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且石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  
而奔晉

湯欲伐桀而曰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代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



師不起也。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迴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穀手衆。且人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  
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  
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  
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  
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  
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  
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  
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  
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六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  
之禍也夫天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  
思後患若我早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  
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  
曰不可夫天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  
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工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一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  
遂與糴三十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梭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以成何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  
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今畢國人巷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  
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  
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

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閻廬送諸郊泃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懸山維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具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

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  
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  
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  
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  
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

華落而愛盡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  
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  
先生江乙曰臣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  
矣江乙去居五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  
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美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  
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  
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  
其年共王獵江乙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

之嗥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  
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  
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  
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遂遁而却泣下沾衿抱  
王曰萬歲之後一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  
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今太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泚  
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二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  
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士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然故人士而不愛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

白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

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楚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授轡自駕其僕從以而載之行

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





原件短缺

卷 14

談苑卷第十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  
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  
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  
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中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弱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

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

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  
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  
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  
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濫泆之  
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  
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  
天道至今無禍疇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  
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  
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為行之楚  
國無貴子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  
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王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下附之民先軫不  
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  
之馬趨疾而致速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

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剛士卒教習  
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  
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  
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  
京師以及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忽則不料  
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  
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志其國即戎志其家聞  
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志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  
能待也千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今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頰攻翟不能下壘於梧立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蓐立則扶重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工之心也士者將之技體也心猶與則技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為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甯成

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疇新得國而愛其民  
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此軍若此其得衆也不  
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  
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  
具旗章勿使言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  
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合賞  
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  
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  
賈區胡建守北軍弱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  
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  
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拍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  
愕驚焉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

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興土  
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元  
失理不公且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  
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  
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  
城有兵祠也

魚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胸穆無窮變無  
形像復至委從知影與如龍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鞞呼不及  
及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  
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  
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  
者損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  
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比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焉孔子  
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



尔志立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  
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  
且舉兵而繫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  
二乎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爭  
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荊澤之野兩壘  
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縹衣  
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  
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者乎顏  
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  
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鱸菜  
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  
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  
脩溝池不越鍛劔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  
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  
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  
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  
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夫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頊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頊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般戰於牧之野大敗般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斂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

甲兵而弗用紕馬華山放牛挑林示不復用天不問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人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

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  
之夫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

吳師

齊桓公之時霽雨十旬桓公欲伐濮陵其城之  
值西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  
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濮  
陵不能兩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  
大市間外土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  
楛而去之

宋圍曹不被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  
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  
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  
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  
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  
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  
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  
王姓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

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絞梟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

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口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一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性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咎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書則攻盜暮則穿窬也比日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  
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益得入王滿生  
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  
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  
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應月周公仰視見書

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第十五

說苑卷第十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其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  
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  
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  
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鑿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矣衆  
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

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  
不可聚也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錐而制開闔豈  
赫足任哉蓋所君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  
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

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毋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問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朋至狎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

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  
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加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  
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已也教諭不厭所以  
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  
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  
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愚物得也

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

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  
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  
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  
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脩頭雖  
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  
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位與之必先  
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

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  
誰能不喜販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  
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舡楫不  
勞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  
定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勿心怨之謀不  
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凶其殃天地  
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一噎  
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凶却是人行心如天地  
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  
疑者無從蠹蝓仆柱梁蚊蚋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  
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  
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

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六口不急四馬不能及  
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馭六翮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  
泉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  
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  
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負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為善者天報以  
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

時如火

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

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

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

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

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

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父義士不欺心廉士不

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  
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治命曰不悔富必  
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  
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  
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育人不  
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  
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  
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眾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心好憎人者而為人所憎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足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  
三日飄風暴雨頃刻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卒

已離已珍還反於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猶流  
而不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  
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  
園禍之門

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

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任夫之言聖人擇焉  
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層上而齒寒河水崩  
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  
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  
貴在未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  
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  
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  
百姓謗悔在於妾患在於先唱

蒲且脩繳鳧鳧悲鳴也蓬蒙撫弓虎豹晨鳴河以

委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  
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擇於膏必言人  
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擇  
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沉以交情乃出  
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戒也新浴者必  
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士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龜鼃者盜也園中無脩林也百小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謂絕易請人

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石不毀為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  
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正信廢小惠妨  
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結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  
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

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  
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  
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  
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  
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  
人以耳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



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  
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  
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  
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  
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  
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馮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  
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  
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與與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而不愛則不  
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及身言惡毋  
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  
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  
則不樂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  
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  
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  
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  
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  
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躬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不  
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鼃  
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  
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  
之狎足以交惟注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志行  
乎群臣則士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  
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  
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  
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  
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日珪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蠲欲類蠶蠲欲類蛇人見蛇蠲莫不身洒然女  
工脩蠶漁者持罾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

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  
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  
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  
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  
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  
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  
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

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  
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  
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  
之難者也然由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  
凶食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  
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  
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

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尊位乱世同平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  
為耻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復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  
以老為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  
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  
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

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  
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  
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  
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  
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

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喪夫比殺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  
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  
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為而  
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兔不若蜂蠆之致毒也  
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  
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

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之賢蔽賢蒙顯戮右之通美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後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守其足乃能長以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

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慙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驎日馳千里鞭筆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矢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奔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第十六





